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七

己未仲秋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部司旣蒙

欽譴微職亦當併禡仰祈

聖明卽賜罷斥以懲愚戇事項見戶部接出

聖諭知

皇上爲金花借留赫然震怒而于堂官罰俸司官降職夫借金花非該屬部堂之罪也臣之罪也盖此銀自先朝爲濟邊之用貯在外帑萬

曆朝爲御用貯在內帑歷四十餘年無敢言者而臣以甲寅二月內專疏特請仍解太倉復還故物是開金花外解之端者臣也臣之罪也自臣疏後昨奴酋匪茹見措餉艱難多有主金花充餉之說者臣亦于昨歲五月內有遼餉燃眉舉朝袖手一疏內云諸臣或爲金花瀆奏止謂之執爭不謂執留執爭者議論之所爲而執留者司出納之所爲也爭者空言留者實事臣蓋隱然以執留激發該部

是開金花執留之端者臣也臣之罪也至邇
日侍郎李長庚亦以留金花額稅爲請仰荷
明旨准留額稅不准留金花臣是以有敬據

新綸補臣舊牘一疏內稱金花目前解到十餘萬

兩未審司農作何執留本日該司官過臣寓
商及遼左缺餉憂形于色情見乎詞欲將金
花一面給遼一面題奏臣甚躉之慙慙必行
臣復隨會尚書李汝華亦慙慙必行是今日
持金花應借之議者又臣也臣之罪也夫任

事之部臣或罰或降豈其言事之科臣乃獨
超然免于罪譴故臣特請罪而謂必當三褫
者以此雖然臣之妄言實冒多罪乃若

皇上肯用臣言將一舉而五美具焉自

皇上深居大內欲法

世宗乃

世宗諭金花子粒專備各邊用不許別項那借今
皇上雖久克大內之用不無那借之嫌若一旦仍
以備邊恰符

祖制

世宗在天之靈歆悅可知也美一遼事纔年餘措

處餉銀連解邊及內外各處買馬安家製噐

等項共不下五百萬金後來結局無期萬一

接濟不敷枵腹之軍微論不能制奴且恐內

亂今自藩王以及文武有位下逮加派小民

慮亡不人人捐割以爲遼而

皇上先後發帑乃僅僅五十萬而止卽如黔總戎

助餉若干且流聞係中官斂而之內臣未敢

信以爲然恐海內不知者或妄疑

皇上重阿堵不重封疆若

皇上翻然而以內藏爲邊備則朝野華夷必且歌

誦明德謂

聖心所重在此不在彼美二書曰所寶惟賢語有
之不寶金玉而寶善人司官名位非甚貴倨
也乃念疆場搶攘至寧抗

天子而行權宜有汲黯矯詔發粟之風焉此正善
人之當寶者若還以原官刻印銷印足明聖

皇
人之無我且使天下曉然知

皇上寶賢果不以金玉奪也美三夫奴酋不軌

皇上宜何如震怒而風聞宴樂更倍恒時甚至敗
事之楊鎬李如栢當究不究貪婪之鄭之范
當誅不誅此輩大憝偏及于寬政而至爲

皇上多方濟邊汲汲如掇焚拯溺者奪俸奪職不
少貸儻

皇上一還其故而賞罰進退無至倒施美四且鹿
善繼慷慨擔當臣殊壯其爲人若張國銳在

山東司非曾陞知府而以遼餉故題准留部
者乎餉務繁冗國銳勞瘁有年臣曾具疏請
添設郎中矣今不惟不添設且併國銳削去
須另選有心膽有智計者頗難其人若

皇上奪而復予則餉務仍賴一臂而不致有紛更
叢挫之患以貽遼士卒憂美五夫臣有罪

皇上治之亟削臣藉臣且拜

皇上之賜若

皇上欲尊五美則望收回成命部司仍免降罰金

花仍准暫借庶幾用臣之言毋論罷斥臣卽
殫粉臣臣有餘榮矣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等官張延登題爲計屬急
公可原降處過甚乞恩寬宥以昭

聖德並收人心事自奴酋不靖肆爲猘獠三路喪
師開原繼破徵師四方轉餉千里饑卒張口
待哺司農束手無策請帑難再不得已計及
金花銀兩蓋此項原備邊需非專上供實群
臣僉謀非計部私意也該司官鹿善繼毅然

書通考卷之二十一
五
慨發不阻志委在乎急公罪不同於矯詔

皇上赫然褫俸一年臣等方以爲過矣况復并其
官而降之調之厥罰不已重哉雖然善繼急
公獲戾甘之如飴而

皇上之爲此舉也臣等以爲有三失焉前征遼敗
亡士卒傷者未復孤者未弔暴骨中野者未
收方翹首望露澤之溥今乃以數萬無多之
銀罪司計之屬而不之宥使彼中將士聞之
皆解體灰心曰

聖天子真忘我矣非所以振其敵愾之氣其失一

也遼事縮朒正坐功罪不明今啓釁釀禍喪

師辱國奔北偷生之輩安然無恙而急公之

臣先罹顯黜自此以後誰肯爲國家有弘鉅

者非所以明賞罰之當其失二也海內調遣

之士視遼如湯火驅之不前然背鄉離井寧

死而靡二者獨特有厚餉可以結其心耳有

如區區私鏹不肯動支慳愓旣開致令疑畏

非所以鼓勤王之志其失三也臣子官爵命

之朝廷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矧伊降調臣等
何敢代爲緩頰惟是

皇上舉動內外觀瞻一舉而三失具焉使天下謂
皇上愛財貨甚于愛封疆非計之得也語曰恡少
失多廉賈不處况大聖作爲超出尋常萬萬
者乎臣等方草䟽復接塘報奴酋從三岔堡
入約長四十里蟻聚而來遼左危如朝露所
需軍餉料非多發內帑無濟事機伏願
皇上念善繼志在急公允復其官用以昭

聖度而收人心反三失而成一大善則三軍之氣
不戰自倍殲此逆酋不難矣

○廣東巡按王命璿題爲謹陳戰守機宜仰佐
廟謨以除奴賊以安遼民伏乞

聖裁事曩者賊負國厚恩肆逆狂逞蹂躪我疆圍
虔劉我人民襲撫順侵清河毀城堡逆理悖
化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者也我

皇上神武仁明赫焉整旅興問罪之義師起經畧
賜尚方選將練兵發帑調餉亦旣殫厥拮据

集羣策而蒐搜之事求可功求成隱然勝著
在我矣胡當機而失之竟致國耻未雪虜志
益驕其故何哉不和于民不可以出師不和
于臣不可以出師今無論權稅繁多疲於奔
命四方之民心未和也卽遼左應募之士卒
糧餉果充乎步伍果齊乎心志果一乎今無
論名位虛寄權輿未承班聯之臣心未和也
卽遼左共事之將領氣無相凌乎功無相妬
乎志無相拘乎守且未堅戰何輕舉非戰之

不可也速戰之不可也地形未習則險易何
知虛實未窺則竒正失節深入非策也深入
而已喪其所守敵知其所攻尤非策也諸臣
雖報國心長滅賊志銳天時地利人利三者
今俱未盡得焉此勝著所以幾得之而俛失
之也修德可以禦侮固內便能攘外職願

皇上法祖敬天毅然儆省尊賢使能行仁修德蠲
稅罷賦安民固內折衝于尊俎之間戰勝于
廟廊之上而已矣夫然後課督邊臣先守而後

戰務戰不離守人和得而天時地利因之俱
得于此有機宜焉職未諳軍旅向者叨承
簡書巡視邊關頗加詢問叅之遼左今日情形
敬竭一得之愚列爲八款上佐

廟謨以備採擇

一簡精銳以嚴訓練夫兵貴精不貴多宜

詔經畧鎮臣密於十餘萬人內取精健足用者三
分之二餘歸之京師還之各鎮十餘萬人之
聲旣揚矣卽其抽歸者夷固不知也是數十

餘萬人之威固在也其實足以省虛糜之費
留爲添賞加勵豈非兩便哉速戰則用多然
多而未練者必敗遲戰則用寡然寡而精練
者未必不勝或量于汰去數內募遼左近邊
土兵素習地形知彼知己者以養京軍者養
之以賞京軍者賞之數日數萬可立募也且
先時我師失利其死亡者非其父兄弟則
其宗族親戚爲之撫瘡痍問疾苦恤孤寡賑
窮乏死者無尤生者益奮因以簡其強壯聯

善道碑畫 卷之二十一
緒部伍宣以國恩諭以虜仇激以大義懸賞
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
礪坐作進止訓練如法務與之振不共之仇
酬朝廷之德何堅不破何鋒不摧哉伏乞

聖裁

一開屯田以贍兵食職巡閱兩關親見邊地平
坦處儘可屯牧至遼東遼陽撫順清河開原
鐵嶺等處邊地豈無山川險易林木踈密虜
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互市防備廢

弛斬木捕獸自折其藩籬壅水決河自填其
溝壑虜得馳聘肆無顧忌宜

詔經畧鎮臣履畝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如漢
趙充國條上屯田十二策以制西域卒殲先
零者可法也虜無別長惟恃壯馬羶燥之氣
奔突馳擊如風雨莫禦其鋒惟處處鑿溝洫
以限馬蹄自一堡達各堡自一里達各里擇
要害爲虜馬所必經之地專設廉勇將官督
屯卒合力以修之多設疑竅以伺之淺深橫

潤隨地相勢取其足限馬蹄而阻蹂躪檄行之各邊該道將募壯士願屯邊者徙塞下與屯兵雜耕其間爲之分田耕作築堤捍水俱官給牛種噐具勸之播蒔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時發騎就草另置遊兵防其寇抄仍於田所乘塞列隊部曲相保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折毀邊牆亭壁以遏冲突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而輸餽亦可省其一半然

聖非
非必另募一耕卒也從澄汰中老者發還壯
而未經訓練合各赴調遣與本處土箸相間
合耕每一百人立一哨官一千人立一守備
擇其善識東南水利者專理溝洫力課耕作
俟有成功破格優叙先時耕作未經收穫照
例支給廩糧俟年餘秋成驗有收穫酌減其
其候二年後減去廩糧三分之二迨五六年
後驗收充贍令各食其力可充支給卽以田
予所耕之人管永不徵稅先二三年給以耕

種不時課賞其勞田畝分界經畫井然不准
侵奪仍給帖照時慰勞之則寓兵于農於勸
相勞民之中隱然有運臂使指之勢矣推而
九邊

勅令沿邊督撫道鎮諸臣各酌便宜修屯田三年
後科道一員閱視有成效者視軍功一體破
格優叙則所以固金湯靖胡塵裕軍儲貽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者端在斯矣伏乞

聖裁

一養將才以壯銳氣昔南宋偏安當時宗澤岳
聖恭飛韓世忠劉錡備行陣李綱佐

廟謨尚足禦金人之衝突今當事諸大臣提綱挈
領諸將士矢志報効戮力疆場遴選宜公咨
詢宜廣間有邊塞舊將夙號驍勇智謀以過
失禁錮者准其立功自贖使貪使詐使仇可
也彼素知邊事加以積憤其與不習地利志
圖保守者功相萬耳吳起忍人也而稱名將
陳平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

明三北而成功過何必不可使哉但在馭得
其道恩結其心威讐其氣使其耳目手足精
神志意爲公家用不爲私用臂指相使患難
相恤爲郭李之協力無爲張陳之相傾或密
授方畧隨材器使以責其控禦或解文網之
煩苛優一體之禮貌以壯其銳氣則將士用
命而忠義可鼓矣伏乞

聖裁

一練車營以肅隊伍昔李衛公平突厥時奇兵

實寓于正偏箱六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用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馬隆討涼亦是依八陣圖法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正兵蓋古人所重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回車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從何來徒從何之哉且兵去不愆于六步七步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大率
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每輛用步軍十
人馬拽行走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
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
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用三四百
步威勢如相持時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
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古所謂運
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守邊簡易之法不越

是者我朝余子俊葉夢熊等常用之效職竊
謂竒正相生車營其最要也伏乞

聖裁

一明賞罰以收人心大得則大賞大失則大罰
有能出竒制勝或用間而使自攻殺或設伏
而避實擊虛殲厥渠魁不惜公候爵賞鐵券
世襲永鎮遼陽倘北關北虜朝鮮有協力勤
王斬寇首來獻者以其地封之將領失機僨
事者不准幸脫如是方能振疲散之卒摧方

強之虜夫豈慘刻寡恩哉將官頭目動以一
二百計非勢家子弟則豪門夤緣皆以權力
強委動輒刻剝仗勢奪功無勞冒賞少不如
意則中以蜚語席權力以庇護也苟戾于法
敢斬之以殉乎將威因此輦而索然矣亟澄
汰於始無使缺望于終可也邊關守帥人各
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今虜勢方張我若
按兵不動彼必出銳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
詐誘師當其挑誘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

掠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
危亡不從則恐誅其坐視此師之所以奔逐
疲勞損失威重覆轍可鑒也今若恣其操縱
予以便宜時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姑舍之也
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
挫失免其重誅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
儻張承胤等非懼懼文法不爲挑誘所致也
何敗焉有能掩襲于覆敗之後擊其惰歸如
賀世賢者賞宜從優以勵將心仍不時優賚

以恤軍士之勞陣亡者優恤其後功成者一體併賞毋中撓毋牽制毋惑浮言豈非收拾人心一大機權哉伏乞

聖裁

一備戰守以酌機宜中國將卒步過于馬利于遲戰山戰奴酋騎射有馬無步利于速戰野戰奴酋變詐或捐棄牛馬以偽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奔潰以埋伏或潛軍而假和若深入交鋒是投其所長以卒予敵也爲今之

計速將撫順清河二處簡擇大將二員固守
訓練修築城垣鑿池防禦遠斥堠以緝姦密
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
而遼陽一帶近地修堡築臺互爲聲援平原
曠野屯畝溝洫森森環列既有以繫其馬足
又於溝洫兩邊多建烽臺橋道仍于溝洫外
寬濶處所彼可以來我可以往用車陣爲城
內藏神鎗火箭等物以阻奴馬衝突車陣十
小車護一大車排列聯絡內載輜重藏軍器

善選研書 卷之二十一 十六
編隊伍以奴酋騎射所長當此則勢屈氣阻
矣伺其隊伍怠散出奇邀擊仍設伏夾攻或
用銳斧犯其鐵騎或用麻扎刀砍其馬足我
勝則戒勿遠追以防詐誘各處溝洫闌阻伏
兵四出虜騎竄脫何之偶敗則收入車營其
車營不動之將卒神閒氣定足以禦之奇正
相生虛實相權鮮或敗者以溝洫繫馬足以
車營防衝空而又設伏出奇則中國之長技
伸夷狄之長技屈矣然須平時訓練一二年

餘始熟復更畚屯牧農卽爲兵兵卽爲農于
其地耕牧卽於其地訓練統馭車營擇數員
精幹者備分督精選一廉勇沉毅者司總管
如父兄子弟宗族隣佑之相屬然各軍營練
矣各馬步兵練矣至于將識士意士識將心
度可以戰矣而猶未也頻加犒享使皆蓄威
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克溢而後乘怒急
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
矣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爲一

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
并出是以一戰而破強胡蓋我食既足我威
既盈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
銳可守可戰而不可勝者在我我足則虜日
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
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
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敝奔逃然後用奇
設伏陳師鞫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
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

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始
克有濟蓋必休養生息訓練精熟三年後可
戰七八年後而遼爲富强之遼矣所謂戰寓
乎守守寓乎戰立於不敗之他而不失敗敵
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定閱核以達邊情漢時周亞夫屯細柳天子
按轡勞軍我

宣宗章皇帝

御極勤政屢巡邊閱武邊防加茲今不敢望

御輦親巡乞照

祖宗朝例

勅大臣一員同科臣一員擇老成通達長慮卻顧者會同彼中撫按逐營稽覈何處可修屯畝開溝洫何處可築城堡建烽臺何處可練車營分信地馬匹足用若干車噐足用若干火砲弓矢刀鎗甲帽足用若干缺宜速補壞宜速修各若干糧餉運貯若干勞逸分給若干

未足額數蚤宜轉輸若干文武道將府佐宜
添設若干將卒喪亡殉國忠勇宜優恤若干
流移孤寡人口應加拊循和輯若干作何屯
牧作何戰守實意任事一心共濟務期補益
邊防毫無虛應故事閱視完日據實還報多
方鼓勵以責成功則經制爛焉復整邊方無
不達之苦情而戰守有一定之勝算矣伏乞

聖裁

一隆信任以昭同心我朝

書通石畫 卷之二十一 十九
憲宗純皇帝時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
城官軍討之失利初因指揮劉清等逼索賄
物召怨致叛陳介吳琮皆不知兵法不候延
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爲賊
所襲朝廷差劉玉項忠等討賊賊聞朝廷遣
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兵居固原分兵爲陸
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毛忠恃
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
死我軍遽退項忠卽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

稍定時群論洶洶謂蒲四驍勇恐與北虜連
兵關陝益危獨內閣彭時謂前者賊若四出
攻刼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
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時項忠堅主坐
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
多死我軍圍困日密賊將楊虎貍見勢不可
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厚慰勞之示以賞格
明日誘戰伏兵東山口擒之餘黨潰走追捕
之捷至人始服彭時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

云忠披堅督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
畧不少退怯向人言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
死所甘心夫項忠坐困叛達之績不下于趙
克國之坐困西羗而彭時之主議朝廷有人
豈非社稷之福哉今奴酋狡黠驍勇勝于滿
四克撫順清河二城而不據退居建州舊巢
虎據深山蛇藏深窟視滿四據石城謀畧過
之今欲深入征剿一投足皆我兵不識之地
又慮有因間爲間輸情于彼詐弱誘我設復

制我者能如項忠時之以師據賊水草道乎
能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乎荒烟沙漠無糧
可因各兵遠行水土不服渾河爲界運糧輒
阻主客勞逸之勢之不相若也職竊謂欲戰
而勝非休養生息修屯牧熟訓練習地形酌
機宜如趙克國之且守且戰需之七八年不
可也然非有彭時魏相之力主其議同心信
任幾何不中謗篋訖無成功哉伏乞

聖裁

○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夷虜外訌國勢中
危懇乞

皇上臨朝決策以安

宗社事昨見遼東撫按二臣報云奴酋攻尅鐵
嶺開鐵旣破瀋遼之危真在旦夕矣又聞西
虜滿且有擁兵入犯攻圍朱萬良之報夫滿
酋所犯去都城僅二百里使其聚兵挾賞止
于尋常搶犯已蠢動可虞萬一西虜東夷鈞
連爲禍使我力疲于防兵分于戰則封疆之

事何忍言哉奴酋破鐵嶺後未聞退兵鐵嶺
破而無子女玉帛之利其欲未厭慮卽長驅
以向遼瀋河東之危在此日矣奴旣深入我
得堅壁以待其困得出竒以邀其歸可奪奴
酋之魄亦在此日矣經畧熊廷弼新到戰守
之計當有令圖傳聞遼陽城中團聚鄉兵數
萬心一氣銳可藉爲干城職手額天惟願有
此耳如果有之經臣必有疏上聞願平八

皇上出內帑之金頒厚犒以見投醪之惠仍

宣諭遼東生員監生人等有能團聚五千人者
事平以舉人拜官能團聚萬人者事平以進
士拜官至斬獲保全有功比官軍功賞再加
一等其武職人等另以武銜議賞夫河東居
民迫而聚遼陽此困獸必鬪之時也激勸有
方何難于萬死中求生路至遼東之兵募新
而舊者擯入餉新而兼支舊糧故督臣汪可
受有一兵費三兵之論職愚以爲遼陽之兵
宜將主客新舊一槩勻平只隨處挑爲三等

其體貌雄武藝熟膽氣壯步伐閑者名爲戰
兵能登陴乘障習弓矢打火噐者名爲城守
兵其尋常庸下者名爲備兵戰兵餉宜上等
日給一錢城守餉次之日給七分備兵餉日
給四分戰守分則不得攙混勇怯分則人知
勸勉伍藉自爾井然糧似增而實省矣待東
事旣平再復經制易易也各處調援之兵已
奉

旨催發募兵旦夕難完且零星湊合烏合不練恐

難濟事川貴湖土與河南毛兵議者俱云宜
調職亦疏言之揀事者謂道里行遠非數月
不能至遂置之及至數月後問數月前應變
之急着皆畫餅也如以數月中便賀平胡無
所須此如揣數月中危亡立見無所須此則
大臣謀國豈宜有幸災樂禍之心哉語云亡
羊補牢未爲晚計宜

勅兵部亟調土司之兵卽以土司素領者加其職
銜統領應援使得効力于數月後猶勝今日

之束手無策耳京師爲根本之地承平日久
武備廢弛職嘗受事京營營軍多老弱不堪
操演之法大卒塵飯土羹耳通州新設總兵
李懷信旣移薊門宜另擇廉勇大將募二萬
坐鎮通州開營操演營軍每月挑精壯三千
每名加糧一石以本營將官統之帶練通州
可以衛倉廩可以練京軍可以備都城緩急
救援之用至都城防禦在城以外濬濠掘塹
萬不可遲選京營副將之有智畧者分授信

地令其相度遠近地形爲一時結營屯兵邀擊堵截之計都城以內宜

勅五城九門監察御史嚴行保甲之法法行自貴雖勲戚璫侍之家亦須俟次排編以聽覺察如城守所須懸樓撞竿氈簾等項卽宜如法料理盔甲火噐弓矢刀鎗等項須曉暢官員分領其事查內庫及成造衙門見存有幾堪用者有幾其不敷者應爲創製如硝黃爲火藥急需而奸商內璫相倚爲奸半土半鹽歲

又盡化而爲土宜領價耑官別買以便製造
如奸商人等復謀承買者立斃之杖下可也
如急求兵將無如起廢閑將官令其募用急
議兵餉無如加派爲畫一之法職前疏已備
在戶兵兩部集議上請耳職竊見

皇上雖靜揖有年然國家重大事宜緩急操縱未
常終悞今奴酋犯順日積月深憂在

宗社祖宗疆土陸沉腥羶而

皇上如不惜也將士生靈委齒成山流血成沼而

皇言通石書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皇上如不念也逆奴背慢遺書屬國辱逾巾幘而
皇上如不憤也烽燹漸迫自東而西剝膚不遠而
皇上如不知也且荒國憲棄明刑寬斧鉞于辱國
喪師之疆吏而忘遠圖急內供加降斥于秉
誠體國之計臣此中主所不爲不意我

聖明有此舉動群情洶洶疑在帝左右有宵小蒙
蔽爲鼠竊狗偷之說以欺

皇上者果爾則烽火接于郊原目爲細事痛哭陳
之章奏棄爲妄言天下事去矣乞

皇上奮攬乾綱從諸臣請臨朝視事使大小臣工
畫地而陳先言夷虜憂危之狀後聚米而策
各盡內外戰守之宜群策兼收

宸衷獨斷雷霆雨露刑賞並加于以慰臣民瞻仰
使將吏歡呼雪耻除兇犁庭掃穴在

皇上一照臨間矣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生金題爲軍紀不可不
肅國法不可不伸懇乞

聖明大振乾綱嚴行罪罰以懲積玩以保危邊事

臣惟勝敗之事兵家常有而英雄之主往往
轉敗爲功非獨其師武臣力也蓋必有一種
明作之氣鼓舞于上而後臣下之精神以奮
疆圉之壁壘自新則未有置功罪于兩忘懸
賞罰于不用覆軍不問糜餉不問陷城亦不
問而不啓戎心受實禍者若今日之遼左是
矣臣觀奴酋犯順我兵失利以來議者曰無
兵無餉也已而萃九邊之兵撻海內之餉而
不足以當楊鎬之一擲伏屍五萬流血成川

慘氣干霄冤魂號野未見

廟堂有何舉動議者又曰無兵無餉也今開原失矣遼陽廣寧岌岌乎殆矣議者曰無兵無餉也計臣樞臣互持也夫疆場之事惟兵餉二者而已兵餉不足雖孫吳何以措手今使司馬發兵司農給餉同心協力共振軍聲豈非目前之急務哉願遼有極重不可藥之症而不可不一大振者則今日之人心是也何者兵死事也使退而不死于法誰肯進而死

于敵者今遼人膽落于奴全無固志惟知望
風而走耳如開原之陷賊方臨城署道推官
先去以爲民望而文武將吏隨之誰爲撓城
拒賊者哉夫我未登陴奈何言守賊未襲地
奈何言攻經畧楊鎬未事不問守之堅瑕臨
事不覈守之真僞第以賊陷開原報何其朦
朧甚也至若奴酋謀犯開鐵久已有聞矣楊
鎬擁兵數萬作何防禦哉鎬之咨撫臣也謂
河東兵馬盡發開原救援矣乃賊據開原未

見有一矢相加者鎬之兵馬安在哉使其倏
來倏去如風如雨猶云策應不及也明知賊
在開原矣連日殺擄甚慘矣曾不聞稍設一
籌乘其醉夢擊其惰歸而藉口馳赴瀋陽開
諭人民以掩其不救開原之罪將誰欺哉夫
以遼之守臣輕棄開原如此而鎬不能請于
陛下以誅也以鎬之誤遼毋論三路敗壞卽開原
不守亦斷無可原之路而

陛下不誅也然則誰爲效死以爲

書通考卷之二十一
陛下用者乎臣謂今日之事宜行遼東按臣復查
開原城廣狹若干東西南北守者若干某將
領兵若干守城若干賊從何處陷城是誰失
事其兵將曾否尚在有無戰歿推官鄭之范
自西門出是否門原未築抑亦掘門以行諸
將中誰爲固守誰爲逃奔按其棄城者聞于
陛下命經畧熊廷弼卽軍中斬之而後守者不敢
爲開原之續也此肅軍紀之一端也至于楊
鎬之罪雖童稚女婦無不欲食其肉者業已

讜論盈朝公議共棄臣何須臆列言之惟是
鎬未度遼遼中百無一備奴未敢乘勝長驅
奈何假以專征之權賜以尚方之劔需以歲
月之久益以十萬之師而調度垂方一敗塗
地以致賊奴易我狂逞勢如破竹遼東數十
萬兵民之命由鎬殺之鎬何詞以自解乎臣
謂亟逮楊鎬以舒公憤而後三軍之士不戰
而氣自倍也此伸國法之一端也夫國法伸
則威嚴在朝廷而風聲自震于邊境軍紀肅

則號令在部伍而刀斗自固于干城釋此不
圖則在事文武詎懷敵愾之心而援遼各兵
徒踵怯懦之習雖日日遣將時時調兵何益
于事哉然經畧熊廷弼精明果斷臣不患其
治軍不嚴而特爲

皇上言之者蓋臣下所守者朝廷之法也法行自
上而後信從在下若上主寬縱而下任嚴明
毋論舛望易生正恐積玩人心訓定亦未易
耳且使法紀正而人心定遼兵雖少猶可使

也不則雖有十餘衆將掉臂而去亦安得用
之今有人焉當救焚拯溺之時爲緩步雅歌
之事則迂而無當難免水火之災遼瀋將危
神京震恐

陛下惟明罰勅法猶可悚人心柰何其泄泄從事
耶若夫點閣臣以實政本下科道以集衆思
破常格以羅將材覈京營以資防守勤訓練
以求兵之可用行錢法以求餉之可繼廷議
但有可採不妨巨細兼収是在

皇上沛發

俞綸并

勅所司加之意而已而臣尤不能無望于輔臣也

夫大臣事嚴

主則濟以寬而事

仁主則佐以嚴正如塩梅舟楫相需爲用耳乃

皇上寬仁大度槩施于喪師辱國之臣而輔臣票

擬極重不過聽勘二字此何異以水濟水也

獨不見滇南武定之失撫臣陳用賓等械死

獄中維時執政者未敢以同鄉救庇之此與今日遼左之敗孰重輔臣可以思矣臣一腔熱血慙無竒策以佐

廟謨但臣嘗誦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今日救時之藥似無如威之一字臣敢以此當諸臣兵食之籌仰惟

聖明留意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亟議募兵近畿以備不虞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夷氛正熾遼勢

日危剥膚之患將駸駸及國門矣臣決策無能憂時徒切凡所爲募兵計者業已先後具題于五省各州縣議募二萬又于四省議募二萬又于各邊鎮募二萬竊恐道路遼遠未易猝至查畿以內順永保河真順廣大之間猶有燕趙遺風多驍勇慷慨之士平居捍法結把聞變易動難戢若招之爲兵隸以尺藉飼以月餉閑以訓練令其雄心猛氣收爲我用較之各省似爲得力但此輩托處不一其

方應求各以其類如近日薊鎮總督咨送生
員李慎言及原任經歷程繼怡各稱結識英
雄矢忠報國則草澤之中豈曰無人茲欲廣
延而羅致之物色旣難聯絡不易宜畧倣宋
臣張浚之法能招百人以上者授把總招三
百人以上者授千總招五百人以上者授守
備各職銜又查嘉靖二年題准陝西甘涼募
兵事例見任百戶招百名陞副千戶副千戶
招一百名陞正千戶正千戶招二百名陞指

揮僉事指揮僉事招二百名陞指揮同知指揮同知招二百名陞指揮使若指揮僉事招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招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使而止若爲事立功及職閑住官員能招百名悉與覆職以上二例匪直可行于幾輔並可通行于省鎮者其所招之兵驗果堪用兵給器械馬匹官各劄授職級然後合而統之于一大將編隊列伍立營操練不論駐防調遣招者與所招者

聖明始終聚族不離使之結同袍同澤之歡勵偕
作偕行之氣至其中有異能竒謀千人萬人
之豪傑則又優以殊禮勿令牛驥同早庶可
將兵兼致然必董其事者風猷威望真足招
揀斯能勝其任而愉快也查得工科給事中
祝耀祖擬授刑科給事中曾汝召巡按順天
御史王象恒題請准實授差巡按真定御史
周萬鎰才優經濟力裕担当用之募兵必有
聞風而響應者今議順永保河差祝耀祖王

象恒真順廣大差曾汝召周萬鎰各前往召
募相應題請伏候

俞允施行其一切應用錢糧會同戶部酌議于堪
動餉銀開支該部仍差司官一員專領其事
統兵將官臣部公同議委至于審勢相時隨
機變化在諸臣自饒爲之非臣所敢盡擬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東省防禦急于燃眉兵
食錯處猶然畫餅懇乞

聖明亟賜覽察特允便宜行事以振積弱以伐狡

謀以保危遼命脉事職惟太平無事尚先徹
土天下多故難狃怡堂矧今遼陽諸鎮已成
瓦解之形夷虜諸酋合肆蜂蠆之毒不啻火
之嚮邇而溺之載胥也東省爲

神京左背東北距海西南距河握淮揚漕艘之
咽喉接天津海運之故道而登萊一帶三面
臨虜一面當倭尤呼吸相通腹背受敵之處
也先年倭警告急增兵設將征調之使幾遍
天下繕甲整戈精銳之士布滿郊原然彼時

朝鮮獨當其鋒必朝鮮破而後波及青登萊
隨侵東濟兗州則朝鮮當爲之蔽而數千里
洸洋又有超海之難也當時中外戒嚴多方
備禦直爲凜凜若此今開原旣破鎮西慶雲
以及鴨綠江渚城堡望風解體聞若無人相
望登萊止隔水面業已侵肌及骨猶忘拯溺
抹焚且援遼之兵馬累奉抽添全省之空虛
朝不謀夕回視當年禦倭之日外有朝鮮內
有重兵者其虛實踈密何但徑庭哉舉朝慄

慄危懼獨急遼陽遼陽之外並急登萊以遼陽之安危關係

宗社而登萊之安危又關係遼陽也查登州海口如欒家口劉家汪青魚灘龍門港花鴿灣海中島嶼如崆峒長山鼉磯沙門成山嘴玄真島羊角盤青棘島不下五十餘處萊州海口如白浪河芙蓉島三山口岬岬島淮河口薛家島赤石嘴董家灣不下三十餘處俱屬要害最難隄防而衛所之在海中可據而爲難

者在登則戍山靖海威海寧津竒山海陽百尺崕大山諸位所也在萊則靈山鰲山夏河王徐寨諸衛寨也總計登萊各口周環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遠在海中者約三千里而遠昔年防委每處沙嘴戰船多者十餘隻少者四五隻防兵每處多者千名少者數百名綢繆戶曠幸以無虞今地方之遼濶如故而城池之隤隳有加兵則承平日久汰之又汰矣船則動稱惜費銷之又銷矣通筭登

州水陸兩路各營之兵不滿二千不但虜勢
長驅單乏不支卽以供哨防而爲畫地之守
以二千人派之九十餘處是每處止一二十
名也且不可令敵人聞海內見而曰防海防
海云乎哉且目今所急無如海運海運由羊
頭凹宗島而行則運船橫渡鴨綠江口哨防
由皇城達旅順而北則兵船一葦可航靉陽
斜對登萊止隔衣帶孤山嵯場又遼糧往來
水陸必由之道向聞羊頭凹等處數十城堡

軍民相率棄去登遼迤運不絕如綫片颿南下便可搗其虛而扼之項此餉道之可虞一也且數十城堡之軍兵數十城堡之丁莊旣以四散驚遁勢必群諸島合出沒島嶼剽掠海洋以自爲生聚近日閩浙之間劫船擄島所在見告彼出于通夷一二亡賴且如此今以日不聊生之人而爲獸攫苟活之計流毒肆害可勝言耶此餉道之可虞二也且東省悉索不腆之賦以供遼餉該道奉行獨殫心

力舳艦啣尾俱登彼岸金蓋之粟堆積如山
無柰車輓不前未免耽延時日使販舶有坐
守之嗟居停有浥耗之患賫糧誨盜誰不生
心空國護行終非長便此餉道之可虞三也
再亢暘不仁六月無雨槁苗鮮實繼以虫傷
濟兗青登被災尤劇職方批行勘報已見流
亡載途近青萊地方大盜竊發一夕馳劫數
家郵報狎至瀕海無賴哨聚萑苻自其故習
况復凶年驅之益滋不逞此餉道之可虞四

也登萊之在今日正如孤村行旅大盜睥睨
莫爲擁護莫爲救援每一念至真厝火積薪
而不能頃刻寧者徃撫臣調撥防汛有原設
青兵一千四百餘名鋒兵二千七百名以供
犄角之用今援遼之後十抽其八請議募補
尚若捉襟然當災切剥膚之時姑爲急則治
標之計舍募兵更無策者故今日之登萊不
能遽做當年備倭故事增兵以數萬計而北
兵量補四千名以充陸營南兵量補五千名

以充水營揣度事勢萬一不容已者也顧師
行則糧從有兵必有餉當此中枯外竭安得
鬼運神輸撫臣王在晉疏請折留額編中丁
等庫錢糧以及進內解部諸稅加編遼餉等
銀苦心婉畫海是救時之急着卽

皇上自爲

社稷計恐亦不得不出此也頃奉

明旨各省先經未解稅銀并許扣留以佐軍興

皇仁一沛

聖武孔昭從此推廣不患無兵無餉又何患狡奴
哉職又惟加編新餉原爲禦狡奴而設今遼
左登萊輔車相倚救登萊正以救遼左難分
緩急曷有輕軒卽盡數扣留以充本省兵餉
他省自不得比例者或念接濟海運通融新
編則僅扣一半以餉海兵以護海運又非若
秦越人之肥瘠者度計部大臣平心體國必
有以處此也其本省各項稅銀遵
旨應留及京庫本色應改折色者併乞

聖明容職等具疏題知扣留濟急蓋與其躑躅束
手惜小費而養成決癰潰隄之形迨有事而
費至不貲以蹈遼左今日之轍何如裁此錙
銖充不容已之費先爲小費以省大費之爲
輒得也日來奴酋按兵不動奸細四出密查登
萊運去米豆數目夫金蓋數十萬之粟奴之
所深忌又其所垂涎也取金蓋以絕餉道必
其本謀餉絕而遼饑遼且不攻而潰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金州距登州半日程耳彼烏龍

江所造之船足資戰艦又山東見泊糧艘可
供濟渡揚帆麋至勢必不止數萬人罄登州
千餘疲卒以待能爲戰乎能爲守乎由此而
下天津抵徐淮阻絕咽喉掣動根本

神京重地尚可高枕而卧耶勢固有必然而患
且有必至者弗謂職等今日不言也伏乞

皇上軫念此近憂廓然遠慮特

勅戶兵二部俯採職愚亟行議覆以解登萊倒懸
尤遼左一大幸也不然者職等寧甘矯詔之

罪以殉封疆必不忍徂從令之恭以悞君父
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僅
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職方司案呈到
部爲照遼自開鐵再陷奴勢益張以堂堂全
盛之時主客多兵猶不能堅壁拒敵豈盡賊
鋒之猖獗抑亦懈弛而不設備之故耶近聞
屯住新城日日謀我兼又造船遣諜偵我虛
實潛有航海內訌之意則旅順登萊未可視

爲無事惟是島嶼風濤之險非素習水性者而驟驅之是問燕人以越路有裹足不敢前耳安能資其防禦哉臣酌之時勢叅以報聞援遼之兵莫若調之土司防海之兵若若調之浙直查得浙江南直沿海額設水兵遇汛出洋習知水道且便捷勇敢稱海上長城湖廣四川貴州各土司兵生長懸崖峻坂之間利臂輕足性悍嗜殺與虜相等埒且素有藤盔毒弩等器械足爲禦虜長技以上各兵俱

應量調以資戰守在水兵一切安家銀兩照
征倭例動該省加派地畝錢糧若土司例無
安家亦宜厚加犒賞鼓其樂從若永順土司
彭元錦願以一萬自統而前尤當嘉其忠義
破格獎賞以爲各司之勸是在撫按鎮道加
之意耳若統領水兵須挑選廉幹武官督領
赴旅順登萊天津等處住防其所用船隻內
有各官自製者各照數給價土兵聽該司批
選定委土官及親信司把仍令廉勇武職官

善遠石書 卷之二十一
員一同領發援遼各土司世沐國恩賈勇慕
義諒不肯自後于彭元錦而省直撫按司道
各臣同舟共濟又無俟臣部叮嚀告戒爲矣
謹將應調水兵土兵數目開坐上請伏候

勅下臣部星夜移咨各省直撫按等官一體遵奉
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鶚爲微臣憂國無策愛
君有心謹據事直陳以回

聖聽事職切見奴賊橫行深入邊都開原旣陷鐵

嶺已墟昔之長城今爲塞外我之內鎮爲彼
窟穴兼以合營西虜蹂躪長驅將帥躊躇兵
力孤弱不能嬰城何況血戰近聞經臣出閔
兵止八百各邊征調勢如搏沙而又薊門告
急還救不暇原其事勢非朝廷威令不行于
軍興非各鎮調遣敢稽于時日因行糧不足
安家無資道路阻長接濟難繼或謀本地或
逃半途夫人不貪財誰甘蹈死計自遼左兵
興以來餉費五百餘萬而軍覆地蹙兵連未

已民力重困設處已窮民間已不能鬼輸那
借必需之內藏而近奉

嚴旨切責計部降罰司官非有別項權宜止爲金
花五萬舉朝之臣皆以爲

皇上徧于貨財不思邊計祇因危亡之禍未迫
聖衷夫寢厝火之上而不肯去其薪載漏舟之中
而不肯塞其隙及其身在水火之中望救已
難况于今日全不求救自古夷狄之患徃徃
積小而大劉聰亂華阿保機造遼阿骨打開

金忽必烈剋元始聚部落而蠶食既用蠶食
而橫行及其强大支蔓驕虜亦出望外以至
于僭神器而窺天下豈非中國備之無方畧
而積衰亂之漸以成之乎今卽不謂奴酋能
大有爲而我不能制其死命則彼且得而潰
我腹心况奴攻我犯我着着皆密而我禦奴
備奴着着皆踈我師出不能搗其巢而彼石
城已築于關外種牧休息收我蓄積以實之
而反令我客彼主我邊旣失而偵謀不通而

彼四散奸細窺我內地虛實探報速于郵傳
我不能北聯金白東結朝鮮而彼鷄連西虜
掣肘內訌長驅東逞莫可誰何我水兵不練
天津登萊處處皆虛強委督餉大臣海運未
濟遼急而彼修治船隻意圖海道相襲扼我
餉路似此籌筭豈止意在全遼籍我全遼之
糧據我全遼之地驅我全遼之人逞其鴟張
爲難中國勢必飲馬都城狼心始快五胡遼
金元之禍行將復見于今也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京師

祖宗之京師

高皇帝間關百戰而開百代之基

文皇帝又三犁虜庭而定萬年之鼎至我

皇上萬歲無疆享國永久海內將含飴飲醇豈忍
皇土一旦小夷憑陵以至此且萬一當此危亂也

皇上將安之乎

六宮將安之乎

太子皇孫將安之乎而

皇土積年所儲蓄一毫不肯犒賚軍士者將安之
六宮乎古人云君守

皇社禩臣從其君一步不可移動義也然能爲

皇上守者誰乎必有傳宣號令預叅機密如陸贄

者而後奉天可以興唐必有外治軍旅內整

朝綱如李綱者而後南渡可以造宋必有提

鼓揮浮戮力勤王如郭子儀李晟宗澤岳飛

者而後播遷可以議恢復只如本朝已已之

變都城圍而于讓調度于內石亨力戰于外

庚戌之變都城圍而徐階楊博王邦瑞調度
于內卽諸將如趙國忠張珏張騰輩亦且擁
兵劄大營于外而今倉卒間能有之乎然則
京城必至搖動而

九廟社稷城中百萬生靈皇親勲舊貂璫貴豪之
家皆可深慮

皇上積年儲蓄亦且散之不得聚之不可試念及
此能不矍然動念卽或有爲弭逢迎合之說
者曰奴因惱恨搶邊斷非有意大舉今奴旣

破遼之半其說已非又曰遼東尚遠京師且
先朝京城受圍迄無他恙夫遼東失而山海
逼卽山後諸夷皆乘釁而動寧謂無虞又曰
遼東旣付熊廷弼經畧必能料理决不仰厯
聖憂不知無兵無餉廷弼今且束手尚不接應安
能料其成功此等言甘易信理巧可悅而不
知已居焚溺之勢水火之中

皇上細思有以此言上聞者決誤

皇上決誤社稷試因臣言一洞燭之則壅蔽立破

自此亟圖挽回之策職又以為不難夫以
皇上聰明神聖其于國家大事廷臣不能處分而
聖斷處之晏如即如去年張差一事

皇上知其禍中骨肉危迫社稷亟召群臣見于
皇太后儿筵前祖孫父子大小文武懽然一堂而
皇上徐出一語開諭明白群臣皆呼萬歲而退所
謂化有事為無事聖人作用超出尋常何至
今日難于區處今日廷臣望見

天顏如太旱之求時雨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四六
皇上宥卽日親

御便殿召見群臣賜以無畏受其盡言而所爲立
賜處分不過明賞罰以振紀綱

宣詔令以聯華夷行此二者其餘皆可振飾夫失
事經畧楊鎬逗遛聰兵李如栢損

皇上百萬錢糧殺遼東百萬性命不誅無以謝天
下遼將卽無功可賞而獨有死事可恤可贈
請速命禮部與劉綎杜松潘宗顏等卹典賜
廟賞罰旣已明信朝廷乃有紀綱若夫宣

詔令有五。一曰詔告天下。古之賢君有竭民力而
不勞用民財而不貪兵休事已而人無怨者
天下皆知其無用兵之心而諒其有不得已
之實故也。今宜下一

詔頒示天下曰：奴酋背恩狂犯法，在不赦。調兵徵
餉實非得已。若事平之後，定行大赦寬卹。決
不忍久累百姓。又下一

詔頒示遼東曰：念邇遼土殘壞，人民不得聊生。朝
廷自有憂卹爾，須勉力奮義人自爲守。上報

國恩下完妻子仍用公帑給爾口糧資爾功

臨賊級又下一念賊賊士與賊人只不替賊賊

詔宣諭朝鮮國王君臣曰王勤于本朝兵事令忠

臣仗節軍士死綏朝廷痛念今遣使慰

諭國王并犒賚頭目旌贈死事大將及優卹陣

亡軍兵其硝黃依請給附之下一

詔以示北關告以與國同仇之義彼此相依之勢

毋畏奴酋而暫附之以自貽後患又下一

詔以示火墩炒花西虜撫賞無缺不宜憑奴哄誘

相煽爲誑奴旣悖中國安得有爾等且奴性
狡黠必不相容卽今助奴橫行爾輩必終受
吞噬五詔旣頒而四海華夷皆知朝廷德意
望望翕然拱衛矣至于其中行事竅要處錢糧無
所仰給則決當蠲帑藏以濟其用夫財費用
之當耳此等井井有條而用

皇上亦何惜而不用之夫天下有大儲有小儲有
大寶有小寶唐陸贄云損其小儲乃完大儲
也損其小寶乃固其大寶也匹夫愛其小者

故爲守藏虜聖人愛其大者故爲天下王夫
以戶部設處旣盡金花那借卽令百萬

皇上亦宜慨然俯從乃甫用五萬而震怒至此此

大臣當以去就爭使知

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而後可回

聖聽千萬一也非爲此數萬金爭也今日之事散

財則濟惜財則危濟則散而復來危則積而

籍寇且如今日能慷慨出身爲國任事者外

則經臣熊廷弼而

皇上超格用之內則詞臣徐光啟而
皇上特旨留之二臣皆有真心于君父分憂患者
皇上若各發數十萬金錢付之二臣令其調度戰
守鼓舞將士邊疆輦下氣象自然不同職知
二臣決不肯私公帑一文錢謂付之有用之
人流轉有用之地也今廷弼一出關而甲兵
不足士馬空虚獨坐何以守孤城空拳不能
當虎噬欲成廷弼之功可以無兵勝寇無餉
集兵乎且如

聖旨徐光啟曉明兵事而令其練新兵防都城也
坐何衙門憑何印信責成何事役使何人事
權既不可輕錢糧亦須應手卽今欲固京師
根本如都城之修敵臺之築昌平通州城之
置鎮鞏華城大垣之屯聚內而營兵訓練外
而調兵徵集無一不需經費安能盡派民間
皇上豈得以帑藏爲已物而置根本于度外哉職
觀後唐莊宗贖貨不散至于喪亂許以金帛
募戰士而士卒以爲今日無所用之掉臂不

顧此等景象思之亦可寒心且
皇上重于財貨而輕于人臣大臣誰肯爲國家盡
心小臣誰肯爲社稷效死臣思軍興以來費
用既多但當稽核金錢出入之數而使邊疆
無乾沒不當吝惜帑積朽蠹之餘而使備禦
不修舉獨願

皇上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人平天下之患不得
以內外積貯自分彼此也夫自遼東失事也
廷臣喁喁然望

皇通石畫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皇上奮發一怒乃今

聖怒不用之失事之經臣而用之權宜那借之大
臣不用之逗遛之邊將而用之案呈題請之
該司恐自此舉朝疑懼則擔當之氣愈衰

天聽載高則謀國之忠不效夫令朝廷盡保祿位
保身名之臣事

皇上然後可而
九廟神靈亦何藉此等臣哉安其危而利其灾思
之卽賈誼痛哭亦且淚應枯矣職言可聽願

皇上聽而行之言不可聽則禡臣職而爲嘵嘵言
事者之戒毋令職一腔熱血叫九閭無從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籌國無能叩

闈莫效謹瀝愚忠仰祈

聖明自爲社稷封疆大計事臣頃以留借金花蒙
恩薄罰退省連日不遑寧處切念臣事君猶
子事父也父母譴責爲子者負罪引慝敢有
違言然又深思父母之家計日耗父母之食
指日煩父母之門戶宗支有蕩析傾頽之患

爲子者敢終避遣責不一哀鳴于父母之前
乎臣今謹披瀝心腹哀鳴

皇上之前夫奴酋作難臣部一歲運三百五十萬
金錢而彼中不斬奴一卒且合文武將吏數
萬人俱殞今又屠開鐵逼瀋遼矣厲兵秣馬
輓粟飛芻度歲費五百萬或可支奴而未減
奴也奴一日不滅如五百萬之費不知須得
幾番而今日加派二百萬外僅僅徼恩留稅
耳一年之稅可滿三百萬之數乎如其不滿

皇上又當覓之何處問之何人臣反復尋思不得
皇上爲臣尋思遼東索餉臣可對曰無餉否臣部
皇上無餉可令遼東不須殺賊否夫遼東不殺賊
賊必殺遼東賊不愛遼東土地人民愛此一
皇上線路可走京師故于城郭到處則壞人民逢
皇上着則戮不留些子礙手之物然後直指京師
社稷安危瞬眼便見

皇上聰明神聖豈不思慮到此而臣部事急無措
青森一借金花以救遼東之危遂干譴怒屢

旨森嚴臣退自修省惟有反躬自責但願

皇上自爲社稷封疆大計畢竟覓之何處問之何人可得一歲五百萬之數乎臣言及此卽

皇上盡借金花尚憂不足而况堅不肯借毫不敢請如此乎臣衰且病獨肩計部九載籌邊愧無一得直以

皇上稍憐臣部苦心萬一可效犬馬今智盡能索

借及金花未蒙

皇上鑒允薄罰臣俸臣知所以自處矣然不敢不

以忠計之愚畢陳于上庶幾

皇上反覆思之至以臣故降斥司官臣愧滋甚夫
小臣似不足爲重輕但恐人言謂以五萬金
花降及司官則四海之內或議

皇上重金緩而忽封疆狃目前而忘大計恐于輕
重空酌耳以臣愚計或念司官與臣共濟危
遼實出萬不得已心本無他免其降調則

聖度益弘

聖德益光薄海舉手嘉額稱頌曷其有涯臣旬日

言述碑畫 卷之二十七 五三
冒罪不敢有言以社稷封疆大計終難循嘿
故爲之謬陳并乞恩于司官如此嗣後邊陲
有急臣部無處仍再爲請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奴酋謀截餉道先聲有
據懇乞

聖明速允加兵之議以固海防以存海運事據登
州總理海運兵巡道陶朗先呈本月二十三
日據天橋哨官陳應選報申內稱有遼東金
州海防同知黃宗周家眷由遼東地方駕沙

唏等船送至天橋尚未進關等情隨差南營
中軍官查詰間本日隨據黃同知稟帖謂探
知奴酋自破開原後計欲不攻遼瀋先取金
蓋因見海運有數十萬之糧欲絕餉道先送
家眷回家欲從關而入危邊可虞今且冒險
渡海出萬死一生之計等情稟揭到道據此
爲照遼左用兵騷然慮者惟是糧草不敷
士馬疲敝之爲危急向議水陸並運餉道尚
非一途後因運徑由虜地焚劫可虞且腳價

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七 五十四
不二得不償失近且盡改而爲海運海運之
途惟南貯金倉白抵蓋套念此二路更無餉
遼之策餉絕而遼饑遼饑而庚癸之呼且在
蕭牆之內遼且不攻而自潰而奴可拱手而
取全遼矣今開原旣破藩籬已無且奴自稱
兵以來所向無阻取金蓋而絕餉道此不待
智者而知也第金州距登州半日之程耳彼
見金蓋運去之粟積比厥倉且謂登萊之糧
必且足支數歲一則因糧于敵以拒內援之

兵一則并擾山東以撓根本之計而賊在烏龍江所造之船足供戰艦又山東見泊糧艘可充濟渡揚帆糜至勢必一二萬人登州罄軍兵之數能爲戰乎能爲守乎此自臣履任以來日夜以此爲懼請兵之議一歲三上去年兵部復准僅補水兵六百名僅僅護送餉船未裨戰守今茲寇在門庭業有形象似不得在俟時日也爲此撥馬馳報復乞本院將職前詳俯賜具題以量度時勢于前詳兵數

之外再嘉酌添請

旨等因又據該道揭開據押運把總李繼武稟稱
七月初一日益州拏獲奸細三人夾召益州
衛內外有奴細達子一千餘人要搶益州燒
截運艘船隻又據運糧把總魏雲龍稟稱近
來奴酋之謀更與上年不同四散出來奸細
無地不有無日不獲龍抵套于初二日夜五
鼓時李繼武糧船幫有異船二隻駕入漿飛
走外洋天明附近訪問無踪又拏奴細供稱

原有船三十隻在口外而達海前有一隻飄失無踪等語其節次提獲奸細有作賣油生理有作遊食僧道及百工技藝之人而來甚有以馬駝柴俱藏匿利刃及有遼陽捉獲奸細搜出身邊報單將蓋套糧船四十七號及運糧千總某人把總某人俱開寫送至奴寨卽此而觀遍地奸細我兵情形彼中巨細皆知龍與千總葛惟功等計議速傳各船將糧取赴十分之三于岸上舟浮活水箭不能及

之處各處敗陣之兵有望糧船而求附者龍
等遵禁孰敢容留今大家巨族力能造船者
多有造船以思南渡等因到職該臣看得運
糧二把總傳揭事在彼中或語出風聞未審
的據實然臣職司海運據報有關運務理合
一併具奏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攻其所
忽酋蹂躪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頃者調兵
遣將畢力於遼陽藩鐵間是遼陽我之藩翰
開原一失之後所極重之地獨有遼陽聚九

邊之偏裨調六服之群螯堅距相持鈇戈相
向奴固知遼陽我之所守者也奴雖視之蔑
如然而攻一遼陽未足以制數十萬人之死
命也數十萬人之命係於金蓋厥倉之積而
金蓋厥倉之積懸于一線之海道然則有登
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睥睨金蓋側目以
窺登萊久矣

廟議正急遼陽金蓋其所忽者也登爲東省重地
舉朝知其不可忽而視之若稍緩焉以爲稍

書通石書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緩是以抽東省之兵以抹遼精銳盡發若置
二東于不顧是謂拆堂與以修門戶門戶未
可支撐而堂與先虞頽壞矣職始受事萊州
遊擊管叅將事馬孟驊來謁職問之曰海上
城池可守乎曰城多傾圯毫無錢糧可修葺
軍皆以京班入衛並無一人可撥守也登州
副總兵熊大經來謁職問之曰水兵能戰乎
曰兵甚寡且以援遼往船甚稀且以海運行
也夫兵船防海者也今以之運餉則防海更

有何船職查冊水寨三營有哂船四十五隻
以載糧行矣今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海
運之糧數必虧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
上之汎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尤爲緩
不及事矧䟽入未卽下部下部猶待議覆議
覆而後招兵兵畏援遼未肯卽就恐邊塞情
形急于風雨金州至登州風帆半日秋冬風
色彼順此逆之時倘賊至而後借援于遼或
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卽御晨風以飛渡可

幾及乎今爲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其長技也詎知烏龍江造船彼豈置之不用亦豈無人演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肯爲効命我中華亡命實繁有徒從古虜騎南侵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輒爲引導今南人被擄者豈勝計哉職又查問彼中道路清河旣破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蓋彼出其長技以攻遼而間發偏師以擾我我力旣分則彼攻益銳登萊二郡爲全齊咽喉之地爲天津總

會之區爲遼左命脉之源登萊少有踈虞則
全齊擾亂而金蓋之粟必虛金蓋儻有蹉跌
則三軍脗腹而全遼之地不守職願

陛下母以金蓋爲可忽以登萊爲稍可緩也抑臣
又有說焉登萊之粟發運甚艱貴同珠玉金
蓋之區糧收甚緩積如泥沙計登萊之船運
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十八隻船歸旣緩則發
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弟責登
萊之發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知胸胃

之痞塞也萬一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
船且爲寇藉矣國家欲飽全遼必當嚴督軍
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爲萬分之策如以
爲陸行費巨不求多于陸而求多于海今歲
山東大稜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于一路之
供億耶臣是以因海汎之當增兵併及海運
之當酌議伏乞

陛下將臣募兵處餉前疏一件

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

勅于該部酌議具奏伏仍

嚴督軍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爲萬分之策如以

嚴勅遼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路預固金蓋積貯之區則餉道無虞而遼兵可資防禦矣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題爲

聖斷失平忠言不納謹瀝血披奏以感動

聖心以稍弭禍亂事職嘗讀宋史至真宗朝李迪爲翰林學士一日召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可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上及以

支兌荒今邊無他費陛下出此佐國用則賦
歛寬民不勞矣上曰朕當出以借三司迪曰
天子于財無由外卽賜三司示恩德何必曰
借上悅果如迪請夫真宗固宋之賢主然以
我

皇上親之當度越遠甚乃頃者金花子粒銀兩先
朝取義殆與內藏庫同耳且出以佐軍興之
費視內供尤重用以應庚癸之呼視在內支
用尤急

皇上豈見不及在戶部止名爲借未敢顯言出已
失李廸所云天子于財無内外之

皇上不惟不悅而從之反于堂官嘉之罰更于司
官重之降書之史冊傳之後世得無令真宗
獨專其美乎卽此一事虧損

聖德已自不小倘雷霆少霽俾臺諫之說得行如
印之銷若園之轉于戶部堂屬特免降

罰

諭令供職誠莫追于既往庶有復于將來豈非

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哉柰何輔臣
揭救銓部申明科道官交章以請或婉詞或
法語䟽凡几上竟百呼而百不應耶嗟嗟職
有以知其故矣蓋金花等銀從來皆闡官輩
居之以爲竒貨偶或矣去洶洶上聞蠱惑

聖聽勢所必至

皇上不察爲其所中因爲其所用遂至此耳然遼
餉之仰給浩大遼餉之措處艱窘遼餉之催
索迫切其非內供缺乏之可比甚明也故凡

議餉者無不以留皇稅借金花爲第一義職
昨于經畧將行兵食宜豫疏中曾微諷戶部
尚書李汝華計不出此爲畏

皇上帕中官語雖過直意實急公由此觀之計臣
豈得已而不已者耶况禦虜在兵無兵其何
以戰養兵在餉無餉其何以兵奴酋未有勦
滅之期遼餉尚無結局之日彼一時也司農
告急戰士待哺當呼吸俄頃之間有瓊林大
盈之想內帑卽千百萬不須呼籲且將立發

又安問金花子粒之五萬云乎哉至此

皇上恐亦不得自由雖傾所有以出嚴則戶部求
可用之地與可用之人也無及矣故今日之
鮮進金花子粒銀乃中涓之利非
皇上之福一庸臣能知之也

皇上顧惟中涓是喜是信是聽是從欲遣緹騎則
遣緹騎欲弛門禁則弛門禁今又有如金花
子粒銀兩所爲者無求不得無往不如乃至
職等公疏單疏請逮一喪師辱國之楊鎬一

逗遛失機之李如栢併追論一開釁養亂之
李維翰靜聽日久寂不聞聲銜行送施輒至
于此天下事尚可爲耶職每觀自古帝王有
天下者未嘗不顧世世守之與天無極而不
虞其後世子孫一旦失之也試稽其失國之
由畧有數端或以荒淫酒色不修國政或以
屏棄忠良不用仁賢惑以聚斂掊剋荼毒生
靈惑以暴戾恣睢褻越神器惑以寵幸貂璫
賣弄威福有一于此皆足致敗然苟能始迷

而終悟猶愈于有初而鮮終古今善敗之林
得失之數百不一爽甚可畏也我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資撫長治久安之運四十七
年于茲矣求之上世惟舜文可擬其晚近如
漢武唐明不足數也夫千秋而下窮黷之譏
視無爲之休稱何若播遷之辱視上世之不
基何若亦偏人主所自爲耳職願
皇上仰遵舜文之盛軌母蹈漢唐之覆轍法戒照
然間不容髮但得

聖心由此感動將來禍亂猶可消彌此職所爲歷
血投奏幾幸萬一者也若曰爲一司官求免
降調自有已言之者職不敢及伏惟

聖明亟賜裁察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七終